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12月10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常元慧

主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王明才

1000场电影的约定

红色硬壳笔记本静静地躺在窗台上，阳光穿过玻璃在封皮上缓缓流淌。那些被岁月摩挲得毛边四起的边缘，像被揉碎的晚霞，在我们的爱情故事里漂流了八年。这是我们在一起第二年的时候，老公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里面贴满了我们在一起后共同看过的每一张电影票根。

那时我们还上大学，常在晚课结束后冲向影院，由于时间紧张，总能看见他攥着两张票气喘吁吁地跑来，额头沁着汗珠，两张带着体温的票根上还沾着爆米花碎屑。散场后，我们会沿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讨论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里的沉默，争论《星际穿越》里的五维空间。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：“等我们老了，这些票根就是时光胶囊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会在每场电影结束后，在贴上的票根旁写下约会小日记：“提前十分钟买票极限入场！”“慌慌张张进错电影院啦！”那些简短的批注，后来都成了笔记本里最生动的注脚。

结婚那天，礼堂里的水晶灯洒下细碎的光斑。司仪问老公：“你们最浪漫的约定是什么？”他从西装内袋掏出那本红皮本：“我们要一起看1000场电影，把票根贴满整个笔记本！”他的声音有些发颤，却把本子举得老高。在宾客们的掌声里，我看见他耳尖泛红，像极了大学时第一次约我看电影时的模样。

可生活终究不是电影，琐碎的日常将我们的观影计划冲得支离破碎。换季了，需要整理衣柜，倒腾衣物时，我翻出了积灰的红皮笔记本，发现最后一次记录停在去年秋天，那天老公在暴雨中开完客户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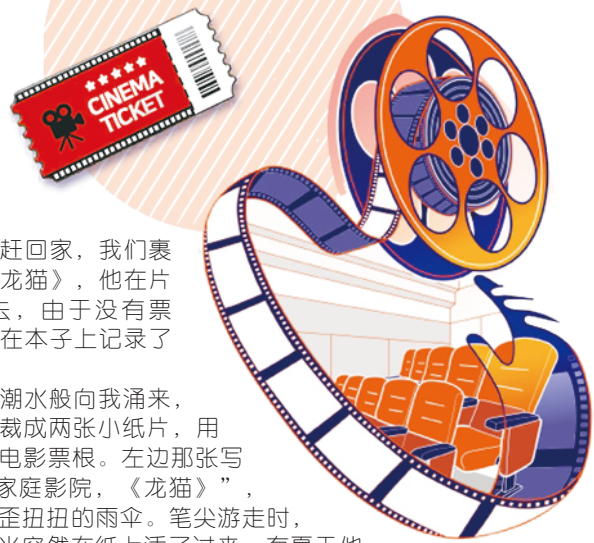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家榕

议，浑身湿透地赶回家，我们裹着毛毯看完了《龙猫》，他在片尾曲里沉沉睡去，由于没有票根，我只是随手在本子上记录了短短的一句。

灵感突然如潮水般向我涌来，我抽出空白页，裁成两张小纸片，用彩铅补画了两张电影票根。左边那张写着“2024年秋，家庭影院，《龙猫》”，左边画了一把歪歪扭扭的雨伞。笔尖游走时，那些被遗忘的时光突然在纸上活了过来：有夏天他课后跑去买票时湿漉漉的刘海，有异地时视频通话里掐点同步观影的倒计时，有加班后我们裹着毛毯看老电影的呼吸声，有打赌结局后对剧情后续发展的精彩讨论，还有他偷偷夹在红皮本里的手写影评。

“这样下去，1000场很快就攒够了。”我把本子递给老公。他盯着手绘票根笑出了声，手指划过我补色的龙猫尾巴：“下次咱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，我来画吧，应该比你画得好。”我俩相视一笑。

微风掀起书页，新旧票根在光影里轻轻翻动，阳光漫过那些深浅不一的字迹，我和老公像极了电影里的男女主角。那些被我们亲手创造的时光碎片，终将在某个黄昏，拼凑成比1000场电影更动人的永恒。



天台之上，藏着岁月的温柔

□王超

我与天台，有着一段漫长的缘分。

小时候住楼房，二楼阳台便是我的“天台”。我喜欢在夜晚站在那儿，向外张望，星星眨着眼，村庄灯火稀疏，月光在田边河面上碎成斑驳，远处公路的路灯若隐若现，满是静谧。那时我也爱去市区的姑姑家，我曾天真地以为那整栋商品房都是她的。她带我登上了真正的天台，只见周边高楼林立，正西是古城区高耸的方塔，缀着绿树，楼下车流不息。我不禁羡慕：“姑姑家的天台真豪华！”

长大后，父母也在镇上买了房，我却早已对天台失去了兴趣。直到小区住户渐多，楼下晾被子的地方所剩无几，才再次登上天台。天台上倒是纵横着不少空置的晾衣绳，还有几台转着的风帽。我有些恐高，18层的高度令人心慌，却还是忍不住跑到栏杆边看看风景——小区周围有些荒芜，一块地上搭着半架钢筋，还有一座初显轮廓的高架桥。风声“呼呼”地响，坐在台阶上细听，倒也惬意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去了广东工作，租住在城中村里。那栋八层高的楼，同样也有天台。广东四季暖和，我常去天台吹风，看密密麻麻、错落有致的高楼，看飞机从头顶掠过，看楼下车流如织、人多店杂。有时一待便是许久，等天色暗了，便拿出手机拍几张日落。到了晚上，店面的招牌亮起，光影流动，大排档门口座无虚席，满是烟火气。说来有趣，我住四楼，常听见嘈杂声，甚至啤酒瓶子的破碎声，可在天台上，所有喧嚣都被隔绝，只剩下了清风、云彩、飞鸟与街景。

两年后，我又回到了故乡。再次登上那个熟悉的天台时，荒地上已起了数不清的高楼，高架桥也通了车，周边成了热闹的生活圈，每晚还有阿姨们跳广场舞。

前不久，我与妻子半夜登上天台看月全食。等月影时，我们有些乏了，索性玩起了小游戏——妻子指一个方向，我则回答在那方向有哪些我们曾去过的地方：东有上海，北有天津，西北有甘肃、青海……她指南边，我笑着说，你若有翅膀，往南飞能到广东——我们曾工作的地方。妻子听了大笑。最后，我指向东边，说往那走一百公里，便是大海。妻子便望着东方出了神。原来在天台上想象远方，比看地图更有滋味。

后来，家里的花生了虫，我们便将其移植到天台上，慢慢地又种上了茉莉、月季、铜钱草，天台成了我们的小花园。这些植物在风与阳光里疯长，我去天台的次数也越发多了。

天台从不是固定的风景，而是藏着时光的容器。它盛过童年的好奇、异乡的慰藉，也盛着如今与爱人的点滴温柔。站在这里，身子虽离地面远了些，心却离生活更近了——能抛开烦恼，仰望苍穹，与星空对话，凭微风轻抚，任心灵飘向自由。这份简单的松弛，恰是生活最动人的馈赠。

懂你的“废话”

□周雅琪

一生所求，不过一个能说话的人。

傍晚收拾旧物，翻出一沓泛黄的信纸，是外婆写给远嫁的母亲。没有华丽辞藻，净是些“今日煮了绿豆汤，想起你小时候总爱放两勺糖”“巷口的老槐树落了叶，你寄的围巾我天天戴着”的细碎话。字里行间的絮叨，却让我忽然想起一句话：“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找一个能说话的人：能听你说话，能听懂你说话，能听你说废话。”

想来确实如此。小时候总以为朋友成群、笑语不断便是热闹。长大后才懂，真正的温暖从不是人声鼎沸，而是有人愿意蹲下来，听你说那些“不值一提”的小事。就像外婆，明知母亲在远方有自己的生活，依旧每周写信，说的都是柴米油盐的废话，可母亲每次读信，都要反复摩挲信纸边角，眼眶发红。她知道，那些家常里藏着亲人的牵挂，有人把她的喜怒哀乐，当成世上最要紧的事。

曾见过楼下的老夫妻，每天清晨都搬着小凳坐在花坛边。老爷爷话少，老奶奶却爱说，从“今天的豆浆太甜”说到“隔壁小狗又丢了玩具”，絮絮叨叨没个停。老爷爷从不打断，手里剥着橘子，偶尔应一句“下次少放糖”“明天帮小狗找找”。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老奶奶的声音软软的，老爷爷的回应淡淡的，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。后来才知，老奶奶前几年得了健忘症，好多事转头就忘，可老爷爷依旧每天听她重复那些话，因为他懂，能让她安心说话的人，只有自己。

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。有人陪你吃山珍海味，却不愿听你说一句工作的委屈；有人同你走街串巷，却听不懂你眼里的风景。那些所谓的“废话”，从来都不是多余的，而是你对生活的感知，是你藏在心底的柔软，只有被人认真倾听时，它们才算有了归宿。

想起去年生病住院，夜里发烧难眠，翻来覆去间给朋友发了条消息：“病房的窗帘太灰了，好想见楼下的玉兰花。”本以为她隔天会安慰几句，没想到凌晨两点，她发来一张照片，是她家窗台上的小雏菊，配着一行字：“先看我的小雏菊，等你好起来，我们去看玉兰花。”那一刻，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。她懂我不是真的抱怨窗帘，是想念外面的阳光，是需要一点温暖的盼头。

有人说：“肉体相伴比比皆是，但灵魂共鸣寥寥无几。”深以为然。我们都曾在人群里感到孤独，不是没有同行的人，是没有能说话的人。就像一把锁，钥匙对了，轻轻一转就能打开；钥匙错了，再用力也枉然。那个能听你说话、听懂你说话、听你说废话的人，就像那把对的钥匙，能打开你所有的心事，能让你卸下所有伪装，安心做自己。

往后的日子，不必追求人人理解，只需珍惜那个能听你说废话的人。可以说今天的云像棉花糖，也可以说晚饭的菜有点咸；可以说工作的烦恼，也可以说莫名的情绪。因为你知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他都会认真听，都会懂。

毕竟，一生所求，不过是有人愿意把你的“废话”当宝贝，把你的感受放在心上，让你在这漫长岁月里，不再孤单赶路。